



學不衷於道非學也顧士知鄉道者少知鄉道矣又往往喜姚江之師心而憚程朱之窮理其流至於猖狂妄行視不學而更甚此平湖陸清獻公學術辨之作所爲不可以已也自清獻之後平湖之學者有能於程朱遺言信之篤行之力不爲分豪異說所雜則於我友方君子春見之初余未識子春道光十三年冬歸自京師願君訪溪來出子春病中書致願交之意明年春遂訪子春於平湖時子春病未愈猶肅衣冠出

生齋全稿序

危坐逾時自言欲擇宋元以來諸儒最純粹者爲學准一書恐志不克就余頗慰藉之已而余司教句容音問疎濶時時念子春不置無何得訪溪書則子春已沒以其遺集屬爲之序且曰此亡友志也烏乎余何能爲子春言抑子春爲學甘苦之故則固具見是集蓋子春素以才華自著其所爲詩歌清深婉麗人多傳誦之忽棄而從事於道其機轉於訪溪之一言而其志則堅於丁亥病中之讀程子易傳而有悟計是時去子春之卒纔七年耳而識見之精涂轍之正

與夫所造之深有它人數十年不能至者則以子春自任至勇體驗省克至微至密極之困苦憂患疾病顛連守其志而不變其用力百倍於它人故也先是余爲子春序其嗣子寅甫遺藁引朝聞夕死爲言夫虛見不爲聞聞道云者其行至也然道無窮吾人體道之心亦無窮故雖以夫子之聖猶欲假年學易子春繼清獻之跡事程朱之學篤信而力行度其所至誠所謂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者而學准旣不就又解易亦未卒業不克遂其體道無窮之心是則可

生齋全稿序

二

爲子春惜耳訪溪爲子春畏友與子春之學無不合者余嘗與訪溪言亦無不合者爲子春惜而欲與訪溪交勉之意愈憬然不能自己云道光十有七年冬十月望後一日震澤張履書於華陽學舍

生齋文稿目錄

第一卷

書

第二卷

書

第三卷

書

第四卷

書

第五卷

生齋文稿目錄

書  
序

第六卷

記  
跋  
書後  
箴  
贊

第七卷

家書

第八卷

駢體

續刻不標卷數體類

書

與顧訪溪 丁亥

別復旬餘馳思甚切伏維侍奉吉康德業精進  
爲慰垞近閱儀禮士冠禮篇有疑未決者數條  
具錄別紙呈覽祈一一疏示幸甚病後力弱多  
用心易致煩眩詩及春秋久不誦習至身心意  
知之地尤多疏失獨學無友私自悚懼因思古  
人爲學必亟亟於取友者非徒廣見聞講肄典  
訓而已蓋欲賢者之輔翼匡救以致其身於無

生齋文稿卷之一

一

過之地也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曰  
友其士之仁者其必擇直者諒者多聞者仁者  
而與之友何哉誠以如是之人必能責己之善  
而無所私懲己之惡而無所恕也責己之善而  
無所私則爲善之途日廣懲己之惡而無所恕  
則去惡之念益專是以聖門諸賢如子游子夏  
子張皆多彼此規切之語而無苟相稱譽之辭  
而曾子於子夏則又直斥其罪三而子夏爲之  
投杖而拜是數子者豈矯爲直而苛責于人哉  
蓋君子之於友其愛之也深則其期之也重期

之也重則其責之也嚴是故已有善欲友之同此善也而唯恐其弗成友之過若過之有諸已也而唯恐其弗革嗚呼此其所以爲賢者之心而非世俗之儒所可及歟垌之獲交于足下十年矣向者自暴自棄固無可與言近稍檢飭而積習旣深動滋過失往往有已所不及知與知之而不卽改者是能無望於足下之言乎而足下顧隱忍緘默無所規正或明知其過而曲恕之豈好善之心勝而不欲彰人之惡歟抑恐以直言見疏歟不然則是相待者輕而不以古

生齋文稿卷之一

二

人之道自勉而勉人也夫隱惡揚善昔之聖人所以取善于天下而非謂交友之道宜爾也且所謂隱惡者特不言於他人耳非於其人之前而匿不以告也是故播惡于外者謂之謗面陳其失者謂之規規者忠厚之意謗者忌刻之私二者用心固不侔矣安得以彼而例此哉若夫交道之不終夫子亦嘗慮之故曰朋友數斯疏矣又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然而其疏也以其數也其辱也以其忠告善道之不可而猶未止也若逆慮其疏與辱而終不一

言豈聖人之意哉且夫進言而至于疏且辱亦  
爲常人慮之耳苟其人有志乎爲學則聞已之  
過必將欣然受之而無所逆於心奚至於疏且  
辱今足下與坻其平日之相期待者爲何如而  
顧慮此夫學者操存省察之力誠非他人所能  
預然或知之不明意之不實則形於外者必有  
過差其始甚微而其流必大涓涓之水將成江  
河熒熒之火至于燎原防其漸而塞其流此則  
朋友與有力焉昔程子自謂與溫公言無不盡  
而朱子於南軒東萊諸公書牘往還嘗糾切無

生齋文稿卷之一

三

所隱避其推誠盡忠固與聖門諸子異世而同  
揆也以坻之愚萬不敢望司馬呂張諸公而足  
下固心乎程朱之學者也則所以自勉而勉人  
者宜有道矣詩之興求友也曰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傳者以爲朋友相切直之義今坻之求友  
者至矣願足下無忘切直之義焉伏維亮察不  
宣

別後檢點病痛極多而思慮雜亂爲最甚始知主一無適之難前在里中晤語深得啓發之益垌自覺相見時容貌辭氣之間都有不合理處而論館席去就均從私利上起見不能純乎義理兄覺之否幸直言之此番聚首見兄於講論之際是非不阿不似往時專事獎許私竊快慰但於垌之過失更須當下切實匡救使一言一動不敢苟且偏頗則尤感切也前承指示辭受取與之義權衡至當垌已敬錄入隨記中永識勿忘于此益見兄窮理工夫素已精細非垌所及兒子自得兄書氣質漸能變化兄弟之間亦已和順此甚賴提撕警覺之功嗣後更望時賜誨言俾培植善氣積成太和則實寒家門祚所繫匪止垌一人之私感也兄德業精進何如尤望隨時示知別雖未久無日不以爲念

又

承諭率易之病敬謹銘心炯最犯此病獨居時  
亦然今當痛自改革以後遇小有過失乞卽當  
下切直糾正同志相愛如吾兩人不可多得務  
須砥礪有成斷勿有一毫放過也垂詢二端謹  
據鄙見錄呈望正其是非柳溪學業想更精進  
如有所疑炯能見及者自當盡誠切劘彪兒赴  
試在郡望教誨一切不盡

生齋文稿卷之一

五

又

前在郡寓承指示處事之方權衡至當深所服膺  
矧臨行時曾囑夢蓮及兒子金彪虛心請教未  
審相見時有質問否觀其動靜尙能切實體  
驗否此二子質皆可造惟夢蓮亟亟於科舉恐  
其爲毀譽榮辱所動金彪則氣質不化恐懲忿  
之功不篤均望激厲裁抑之也又日前聚首視  
牘語默動靜之際有多少過失并望盡言頃二  
十八日到館讀書課程照舊而身心易于昏惰  
固當以居敬窮理自勉尤不得求助于朋友

生齋文稿卷之一

六

耳與柳溪書一函乞轉致不一

久不得書正切馳念忽接手書兩函快若覲面  
珂四月二十八日到館祇得四五日讀書以後  
忽患鼻淵輟業月餘志盛力衰惜前此之蹉跎  
懼後日之頽廢惟望閣下密切寄書示以讀書  
窮理之方幸甚幸甚目疾初愈尙當攝養心神  
課程勿太多又近方以半日治舉業則大學詩  
經兼看似嫌迫促宜專習一經庶可從容潛玩  
也太極圖西銘二書親切指點嘉惠後學不淺  
而向來論及二書尊意似不甚服膺豈以其辭

生齋文稿卷之一

七

義高遠學之恐有蠟等之弊耶然珂視此二書  
篤實切近爲日用所不可離苟深究其旨而常  
存諸心則天人合一之理洞徹無疑而視聽食  
息之間真無一刻之敢忽矣凡大甲所謂天之  
明命孔子所謂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中庸所謂  
誠之不可揜孟子所謂知天事天皆有符節之  
合若程朱之論格物謂必窮到極處則二書所  
言乃物理之極處也尤爲窮理工夫所當亟者  
似不得以爲高遠而後之也質諸閣下以爲然  
否所定祭禮已錄畢昏喪二禮亦望將原稿寄

下讀大學有心得處更祈一一詳細言之以彼  
此同看此書愈不可輕易放過耳

生齋文稿卷之一

八



世間詩此書意不恒如風如塵耳

下讀大學有心研讀更獲一精勝書公認

連接書具蒙朝夕垂念規切勤拳不勝感泐  
在郡一月歷碌從公所事者不過簿書應接之  
末於儒官職分毫無所闕且舊例開銷勢難刪  
草入不敷出竭蹶彌增新生填冊鄙意本欲隨  
到隨填束脩之多寡有無聽其自便而此意窒  
礙難行隱忍苟安實所耿耿同寅中有沈君紱  
齋所見略同臨別時與之劇談彼謂既不能直  
行已志又不能潔身以退平日負廉介之名而  
反借人之爭以爲己利其不義莫大於是因此

生齋文稿卷之一

九

遂欲告休垌聞其言深爲歎服竊自念素無學  
問驟膺此職實非所勝究以課徒爲長策耳紱  
齋在湯溪凡相沿陋習一概屏却貧至不能舉  
火同列多非笑之而操守愈堅其清介眞不可  
及惟喜看姚江之書用功未得要領垌力勸其  
從小學近思錄入手似有轉機若得允從則吾  
郡中更多一同志矣垌在此間毫無裨益惟諄  
諄以小學近思錄二書勸人尋釋亦間有從者  
特未知能實用力焉否也識力淺薄自愧素餐  
來書期勉過深益增悚惕平日矜氣用事每多

忿憶之失雖痛自悔艾病根終易萌動固當以  
讀書集義養之尤望兄隨時賜書提策爲感小  
兒在署爲俗務所紛課程未能嚴密茲有論語  
疑義另函相質祈教之

生齋文稿卷之一

十

去歲冬底一函度已鑒入比維侍奉清吉德業日新曷勝企仰坳今年從學較多來意本爲舉業而坳則於執贄之日勸其從事正學謂讀書非爲作文當切實體驗從小學近思錄四子書循序漸進方於身心有益否則舍本徇末縱獵取科名亦屬可鄙窺諸生之意尙不以爲迂闊若得始終一致將來傳習漸廣坳卽去任亦可無憾惟自念學力淺薄顧沾沾焉推以與人而自已工夫反多欠缺殊悚惶耳近於人事之暇

生齋文稿卷之一

十一

時一靜坐覺生趣盎然目前道理都在因悟讀書功課不可太煩靜中存養自不容少程子常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兼動靜言之向來只于動處檢點而靜處毫無栽培故內外終不合一今擬讀書應事之餘卽靜坐觀未發氣象庶幾日久有得也同列錢君虛懷樂善每日檢閱近思錄數條儻從此一意向學則凡所舉措自無掣肘之患此真大快心者其令嗣子幹沈潛好學時來講貫署齋清寂頗有讀書談道之樂而郡學楊幹村湯溪學沈紱齋時以書

來互相勸勉此亦近時樂事可以告慰知已惟  
故鄉諸同志久不相見而閣下尤素所取法者  
兩地睽隔不勝悵惘所望時惠德音以慰飢渴  
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一

十三

不宣

南嶽魏碑不絕對世海望都惠齋音思悲隨  
湖嶽情詞志入不計景而閣下太深復與志  
來互研贈錄出衣錢湖樂事西思若愚賦曰

又

前月十四日接奉二月十四日及三月十九日  
兩緘領悉一切兄積學砥行與日俱新炯所恃  
以切劘者去歲惠書多存規戒之意銘鏤甚深  
頃則推許過當近於無實非所望于知已也鶚  
兒承夢蓮不棄在舍訓課胡甥承佩翁指教漸  
冀有成此皆兄維持引掖所致謀人之忠交友  
之信慈幼之仁三者可謂兼備且欽且感炯近  
來評改月課文字殊少暇晷精神渙散動靜多  
所缺失所諭居敬窮理工夫竟爾疏略不勝悚

生齋文稿卷之一

三

惕老親在堂時以爲念月內儻得卸事決計遄  
歸學徒中惟徐生俊英稟質尙清與之言時或  
領悟但望始終一意不爲流俗所惑則幸甚也  
吾人爲學雖力量未充當隨處以振作人才爲  
心居鄉與居官一也兄以爲何如

前月十四日接奉二月十四日及三月十九日

前接四月廿九日手書欣悉在館平安足慰馳  
系芝坪之沒殊出意外聞之駭愕身後議恤須  
衆力扶持兄旣貧又客授於外安能爲之經理  
此等處兄可問心無愧人言不足恤也惟芝坪  
平生專用力于制藝其文力宗先正不逐時趨  
雖間有蹈襲模擬之弊而大體甚正似可擇其  
尤者布諸梨棗此則後死者之責吾輩所能爲  
望兄任其役軻亦當相助爲理也軻在任七月  
無所設施幸卸事在卽得弛負擔現已散遣生

生齋文稿卷之一

古

徒整頓行李只俟新任一到卽日遄歸重與兄  
商量所學之是非不勝厚幸閑中私念近日所  
處之境已是貞字地位故一切以收斂靜退爲  
主惟恐發揚稍過便致悔尤出門一次始知人  
生觸處皆有危機不得不慎之又慎耳好同惡  
異世士之恆情兄在鄉黨閒切勿以賤名挂於  
齒頰至于峒攝官以來本無足述卽有一二稍  
異流俗處亦分所應爾更勿向人稱道也峒讀  
楊園先生集見其一生出處進退純乎易理心  
竊慕之雖今昔時地不同然謹幾之道所當勉

也

生齋文稿卷之二

五



又

久不得書懷想甚切垌渴欲與閣下相見而新任遷延未至飢渴之念如何可言閣下新功若何伏乞開示垌出門以來別無長進惟固窮之節似比舊時稍爲堅定他日或不至十分決裂若局量之褊隘心氣之麤疎則仍復如故歸家後更望切實鐫磨以期變化耳靜中思念已所不足者四端曰密曰虛曰裕曰慎各作一箴以自警歸時當舉以相質密字之義前書中備述之務祈鑒悉

生齋文稿卷之一

六

夫... 自... 不... 對... 昔... 論... 何... 升... 八...

晤時得聞論易開發良多乾文言第二節朱子以爲申彖傳之意向只略見髣髴經吾兄推闡始覺了然益見朱子解經之確實也文言龍德正中節象山說分貼未當似不必從垌又私念九二君德只從庸言庸謹閑邪存誠做工夫可知此事別無奇特愈切近愈遠大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吾儕正好共相努力惜垌才力薄弱恐不能步武後塵耳連日病體昏乏讀書無所得惟於兄所箴戒懼懲窒之言時存於心覺此項

生齋文稿卷之一

七

意思比舊時親切從此保守培養庶幾忿欲可漸消除乃知友朋規勸最有裨益茲復兼旬未審更有善言可以見告否不勝翹企之至

賦此事眼無奇發愈切近愈遠大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吾儕正好共相努力惜垌才力薄弱恐不能步武後塵耳連日病體昏乏讀書無所得惟於兄所箴戒懼懲窒之言時存於心覺此項意思比舊時親切從此保守培養庶幾忿欲可漸消除乃知友朋規勸最有裨益茲復兼旬未審更有善言可以見告否不勝翹企之至

昨得面論易理及觀所示日錄開發良多欣慰無似惟乾文言末節尙不能無疑敢舉以相質昨日談次尊意似以亢字就時位說而以聖人爲得處亢之道故能无悔然詳亢字畢竟是不好字面與潛見飛躍等字不同故本文以知進不知退三句釋其名義而程傳則曰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朱子於爻辭註亦云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是皆以亢爲人之所致而非時位之固然也程傳

生齋文稿卷之一

六

又云聖人知而處之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朱子語類有云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云不至於亢云以亢滿爲戒云須慮其亢則亢不就時位說益明矣蓋上九乃是時位所謂亢龍者乃處此時位者之象也常人處之不以其道故亢而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故不至於亢而亦無悔也蓋潛見飛躍是順而處之獨於亢龍之象則逆而處之於象爲逆於道則順也鄙見如是未當更乞開示不宣

又

承示日記多切當處惟於本義大明乾道之終始句謂乾道便是天道似尙稍疎蓋伏羲立卦本意所謂乾者只是陽純健至而已卽文王繫之辭所謂元亨利貞者亦祇謂乾道大通而至正耳猶未專指天道也至孔子始專以天道明乾義而大明終始節又是言聖人之行天道也主乎天而言則天道卽乾道主乎聖人而言則惟明乎乾道而乃以行其天道也故本義所云大明乾道之終始此乾道是貼卦爻本體言之

生齋文稿卷之一

九

所謂乘此六陽以行天道乃是言聖人之本乾道以行天道也朱子乾道天道之分正就象傳本文語意體貼出來初非泛設今不記蒙引全文恐其意或出於此敢分疏之以求正凡義理必兩相擊觸而後出以後有所獻疑務望深思詳論以歸至當勿徒默默順受已也芝房近頗振作來書附上一閱當亦快慰也

生齋文稿卷之二

書

與楊幹村

庚寅

十六日拜展惠書辭氣謙抑過甚愧不敢當以閣下碩學清望積數十年體驗之功固已實有心得前在郡中聚處時見閣下應事從容宅心寬厚私竊歎羨以爲此種境界須從涵養本原得來方將步趨之不暇又安敢妄效一言爲芻蕘之獻惟是稟質魯鈍於先賢舊說常恐背違如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及

生齋文稿卷之二

一

易傳之言皆精深縝密終身行之不盡而朱子之解四書與夫或問語類所載其論爲學次序尤反復詳盡至小學近思錄二書雖曰初學階梯其實約之極精恢之彌廣徹始徹終無不全備竊謂生程朱之後特患致知力行之不篤不患立說之不周以此自課課人皆未敢稍有踰越而因循苟且過失叢多悔恨之餘每欲借助於朋友向在里中賴一二同志互相切磨稍知檢束出門以後漸易放鬆務望隨時策勵俾得有成是所感切近得紱齋書知方從事於存養

工夫每日讀近思錄用功頗嚴密也

生齋文稿卷之二



與沈絛齋

庚寅

鄭忠回拜到手書快若覲面至由府轉寄一函已於日前交下所論存養一節工夫固是緊要坳前書中備述鄙意亦與尊見相符惟存養須與致知之功相須並進若心體不明則亦無可養者故大學以致知爲先而程朱之教亦必先致知而後存養今所以若存若亡時起時倒者似乎行之不力實由於知之不至坳所謂靜坐觀理者蓋欲納致知於存養之中非敢專內遺外也總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子此

生齋文稿卷之二

三

二語毫無滲漏惟在謹遵其意切實加功久自得耳近思錄一書精深博大驟難領略誠有如來書所云者然欲使初學之士先看人譜則又不可人譜宗旨未善訟過法尤似禪家行徑蒙養始基最宜嚴密倘以此爲先入之言將來是非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竊謂未看近思錄當從小學入手當日編書次第其用意本是如此此又當恪遵朱子之教無他法也小兒於廿二日起程但望早到蘭溪得偕令嗣同行則

與沈紱齋

辛卯

接手書遠蒙賜唁并惠賻儀具見篤於寅誼遐  
遠不忘哀感無似垆愆禍之積延及先人自去  
年遭喪以來心力俱瘁近更多病孤露餘生何  
敢復言學問然朝夕間未嘗不心懸閣下以自  
策勵今得來書乃知千里一心固遙遙相證也  
聞每日讀近思錄甚善甚善其心得處望時時  
從實見告幸勿過謙學術是非差以毫釐謬以  
千里幸遇同志正當詳細剖析以求至是之歸  
又勿以意見稍殊遂多隱默至近思錄中明道

生齋文稿卷之二

四

先生之語尤易爲異說所借而其實意旨懸殊  
更祈分別觀之勿援以相附也垆又聞諸先儒  
以爲窮理之效得之讀書最多而讀書方法莫  
備於程氏分年日程一書蓋亦於課士餘閒如  
程氏之法將大學論孟諸書并朱子之注反復  
吟誦體之於身則深造日新更無旣極矣管見  
如此謹以質諸閣下其有當與否統祈示覆不

宣

答賈蘅石 辛卯

前接六月望日惠函知近讀大學慰甚所論敬  
字工夫須從謝氏常惺惺法入門其意誠善然  
鄙意放肆久慣之後似於整齊嚴肅四字尤當  
著力外面把捉得住庶幾內境漸清否則雖欲  
常惺惺而不能矣南軒先生無所爲而爲一三言  
眞學者第一要著但名利二關打破非易自欺  
之病懲治尤難此非百倍苦功實難自保所望  
日新又新耳注虛靈不昧四字陸清獻謂以氣  
言良是玩下以具眾理可見也或問知止之說  
是經文正旨朱子所謂學之等級是矣語類李  
敬子所問云云則學者用功之法朱子所謂知  
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者是  
也謹據鄙見奉質如未當乞反復不備

前承挈舟過訪極感相愛之誠旅次不獲畱一飯心中彌增歉仄矧向讀令先尊大人文集欽仰甚深每以未及一見爲恨嗣聞訪溪稱述足下之爲人矯矯然不徇流俗私竊歎羨以爲繼令先尊之志而昌大推致之者將在足下蓋未識面時已不勝惓惓之意今得賁然惠臨豈不尤爲欣幸耶原令先尊作文之旨固欲沿流溯源求聖賢之道而實體之故其爲文收斂篤摯幾於大易所謂修辭立其誠者匪止如世俗文

人專工於言語之末并不欲如鄉黨自好之徒僅以一長片善自畫而已也足下天資質樸頗易近道望專一從事於正學立志堅定切實爲己內不爲貧賤憂戚所動外不爲時論習俗所移其用功方法備於小學近思錄其讀書次序備於程氏分年日程信而從之馴而致之庶幾哉可以得聖賢之心而慰令先尊於九原矣夙昔所惓惓者敢舉以相質惟足下裁擇焉所屬鍾君手卷當於冬間題就寄上至善惡並鑑序文實以傷悴荒落之餘不能構思謹先將原紙

奉納妨命不恭伏祈原恕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二

七

連接手書知足下以讒慝之口將欲屏棄一切專從事於正學私心爲之大快足下天資甚高凡世間藝能之事偶一涉獵無不通曉此固炯所欣羨然炯之惓惓於足下者卻不在此何也人必讀書窮理實措諸身而後可以言學學問之道非用十分苦功必不能有成是故無志於讀書脩身則已欲讀聖賢之書必如朱子之所以教人者乃能貫通浹洽欲脩其身必如小學近思錄之所云乃能深造自得否則泛泛悠悠

生齋文稿卷之二

八

以終其身既不屑下同於流俗又不克仰企夫聖賢徒將先儒言語爲入耳出口之資而於己之性分毫無涉焉豈不重可憂哉炯蓄此意良久思奉規足下而彼此客授於外相見甚稀未由面剖今如來書云云則足下爲學之志適如炯之所以期足下此炯所以大快於心也周易六十四卦示人處憂患之道甚備以炯與足下所遭之境正於學易爲宜炯願足下自今以往舍其兼營並鶩之勞而專讀周易且專讀程朱所訓之周易字字而思之言言而體之深觀於

天人消息之故而實施諸日用踐履之恆待其積久日以純熟心與理融雖復羣疑眾謗交集一身而吾之所以自得者自若也如是則彼讒慝之口非特於足下無損且大有造於足下焉此又可爲足下幸者矣足下近所筮卦爲劄之坤夫劄之上九卽復之初九也留此碩果於羣陰浸長之時所遇雖艱而所係甚重但能并心壹志於學則來復之期不遠望足下勉之

生齋文稿卷之二

九

壹志於學則來復之期不遠望足下勉之  
留此碩果於羣陰浸長之時所遇雖艱而所係甚重但能并心  
坤夫劄之上九卽復之初九也留此碩果於羣陰浸長之時所遇雖艱而所係甚重但能并心  
此又可爲足下幸者矣足下近所筮卦爲劄之坤夫劄之上九卽復之初九也留此碩果於羣陰浸長之時所遇雖艱而所係甚重但能并心  
一良而吾之恆也自當自若也  
天人消息之故而實施諸日用踐履之恆待其積久日以純熟心與理融雖復羣疑眾謗交集

與趙梅圃

壬辰

前蒙撥冗來舍爲彪兒料理權厝之事感荷感荷聯牀夜話知足下求道之志甚堅爲之快意者累日近士友中非無一二高明之資可與共爲此事者然往往時起時倒無必爲聖賢之志聽言觀行殊令人索然意盡足下高明而又篤實義所當爲必能奮迅直前不顧利害向特患其紛於他務耳今若專一從事於此則深造日新何難焉惟足下體素羸弱兼有宿疾用功務須節勞目前旣逼歲除且弗限課程讀書但存心觀理則隨時隨地可做工夫也坵往郡中就醫望日卽歸顧君容春方法甚妥現擬多服數劑看病體如何再定風涇行止耳欲言無窮因心火易動不能多述俟足下回里時面晤可也

生齋文稿卷之二

十



與潘東序 辛卯

足下明歲讀書何地幸示知以垆愚見近來外  
舅年老過勤似宜量加節攝雖以處境之饒裕  
老人之慈愛可無事於奉養服勞然朝夕承歡  
亦所以盡子職况聞師席旣已仍舊則每日讀  
書與榕坪同坐一室自無人事之擾又以暇時  
爲令弟講解切磋俾得薰陶之益其爲關係尤  
非淺鮮至於讀書方法平日面論已詳但從此  
循序漸進不患無成而又以所知之理實措諸  
父母兄弟妻子之間則踐履愈篤知識愈明身  
心工夫不更有益乎此中得失不辨而知惟望  
明者采納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二

十三

與潘東序 辛卯

接書已悉所商大學疑義聊據鄙見奉告伏惟  
鑒納人之視己人字玩文意從見君子說下來  
自當指君子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語氣緊跟  
上句自當就君子身上說呂氏謂就家中指出  
三件道理蓋欲體會者也所以等虛字其說固  
細然卽就君子身上說此數虛字神理自在也  
何必定作懸空指點耶若有一个臣單指前一  
段唯仁人句側中見平蓋能惡如此自然能愛  
玩章句可見君子有大道當依章句作脩己治

生齋文稿卷之二

三

人之術諸說紛紛或指大學之道或指絜矩之  
道俱屬無謂朱子解經最精細使此節大道卽  
是聖經及章首之所謂則章句何不云道卽大  
學之道卽絜矩之道而必易其文曰脩己治人  
之術乎蓋明德新民所該者廣此只以忠信驕  
泰辨得失之幾非如聖經之統論全體也則與  
大學之道有別矣至絜矩之道專就治人說此  
卻兼及脩己則與絜矩之道又有別矣此朱子  
所以不牽涉前文而另釋之也文一首附去乞

答錢子幹

庚寅

前月杪接惠書承慰唁勤拳感甚感甚哀苦之餘心緒瞶亂久未裁答定荷鑒原茲復接十一日所發之函知讀書功程依舊精進好學不厭實流輩所希但能卓立此志實體諸身他日何患不成大儒願日益加勉而已垌孽積罪深罹此大故不祥之人宜爲世所擯棄乃足下獨相愛之深情辭懇摯出於至誠曷勝銘泐同僚世講之誼學問切磋是垌之責向所慮者祇以未學疎蕪恐虛辱千里下問之意故私心竊計以

生齋文稿卷之二

十四

爲足下讀書疑義暨身心得失可以彼此札商互相滋益至窗課文字似宜就近從師較諸郵筒爲便今觀來書如此殷肫則亦不敢不身任其役惟居憂多病且在家不無人事之擾或未能挨期徧改至文中利病及隨時用功之法自當竭誠相告而倦倦之意則尤望以讀書行已爲本也近思錄首尾完備脈絡分明須將全書反復潛玩方獲實益似可無事另鈔況此書采先儒之語已極精約實亦無可增損其中遇有未契處當深思切問以求其意勿輕意放過也

詩經當以集傳爲主待義理漸熟然後旁涉毛  
鄭諸家庶幾權度不爽唵誦之暇更取朱子詩  
序辨觀之則是非黑白愈了然矣所讀制藝名  
文業諸篇略識涂徑尙須博觀方免窒滯之患  
前承詢及眞西山夜氣箴茲偶檢出錄去辭甚  
密實幸詳玩之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二

五

足下以令兄之言執弟子禮此非垆所敢當惟  
令兄之望足下視凡爲兄弟者更深且摯垆感  
其誠意輒欲傾竭底蘊爲足下告惜知識淺陋  
恐無裨於足下惟望彼此直言有合於古人交  
友之義則固所深願也竊謂吾人爲學之要不  
外乎黃勉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二語而二者  
尤以真實心地爲本心地既真實則工夫自然  
能刻苦若立志不篤又安望其廢寢忘食專一  
從事於此耶今之所以若存若亡者總由不真

生齋文稿卷之二

六

實之故果其振作精神有必爲聖賢之志則致  
知力行自不容已斷不敢以先哲遺言作話頭  
說過亦不肯安於小成爲鄉黨自好之行也來  
書中自言疎懶之病果爾則目前切實下手處  
卽有去此病耳孔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張子  
曰矯輕警惰懶則惰之類而敏之反也宜急起  
治之治之之法全在剛勇然剛勇非可以強爲  
強爲剛勇祇激於一時意氣不久卽靡矣故曰  
以真實心地爲本也此皆垆所不逮特因令兄  
諄囑輒據鄙見瀆陳如有可采望實體諸身其

或未當亦望詳細開諭總期彼此均受實益不徒空言已也

生齋文稿卷之二

秀水計光炘校

七

生齋文稿卷之三

書

與王夢蓮

丁亥

別來瞬及一月每與彪兒談論今古未嘗不念足下也足下天資高其立志不甘流俗所爲文卓犖有風骨非時輩所及然堀之望於足下者尤有進夫足下所學者舉業也而所以學舉業者將藉是以取科第異日備國家之用也然而專攻舉業必不能爲有用之才則爲士者亦惟讀書稽古以深求夫聖賢之道而後可耳昔歸

生齋文稿卷之三

一

太僕與門人書云近來俗學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堀嘗三復此言以自警策今以足下之年與夫生質之敏其所優爲者豈止舉業乎哉盍亦深體太僕之所云而進求之乎訪溪在里中可時造其館與之講論爲益不少與善人處如薰香然漸漬日久則氣味俱化矣承契厚敢述狂言惟亮納不宣

又戊子

館席竟無處推轂此時未有機會恐遂杳然矣  
垌又寡交可託他友其籌之承詢及用功之法  
舉業原不必廢但勿專思弋獲東書不觀至於  
立身行己乃本分內事當篤志力行弗以榮辱  
毀譽介於中斯可矣讀書之法當先專治一經  
無欲速無貪多將古聖人言語體之於心以時  
驗其離合從違之故方得實益否則與入耳出  
口者何以異哉足下資稟超然近於古之狂者  
朱子嘗謂天下事須剛明者能勝任若謹愿之  
徒全不濟事足下其益肆力於學問以蘄合乎  
朱子立言之旨慎毋以目前得失爲意也

生齋文稿卷之三

二

又

接書知賢弟好學不倦甚慰遠念工夫不可迫切惟在勉勉循循爲之無間斷耳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言最親切吾人終日之間雖不能純乎天理然必有善念之發孟子所謂四端者是也於其發處保守弗失隨事擴充乃明明德之實功此全在體驗之密不可忽也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句脩身原兼格致誠正說清獻云云正以格致誠正脩爲明明德非單指脩身也思慮雜亂最害事居敬工夫不可不勉在賢弟則尤要也望力行之

生齋文稿卷之三

三

又

承惠書已悉一切陸清獻基址樓閣之說蓋爲初學急於作文讀書苟且而發若吾輩今日讀書直不當有作文之見橫於胸中爲作文而讀書特少勝於不讀書而作文者耳其爲人之心則一也讀書須無所爲而爲方於身心有益書貴熟不貴多熟則義理自出來書謂開卷盡有掩卷盡無只是不熟故耳原不熟之由總因貪多欲速當力矯其弊也人事冗雜誠與功課相妨然必不能避且須節省功課隨分應酬不逐物亦不遺物此正用功處也勉之

生齋文稿卷之三

四

前接來書并文二首因病體久未評點殊歎然也讀書窮理須沈潛反覆乃有心得坳近患鼻淵暫停讀易課程亦每日讀大學一二段覺得親切下手功夫全在於此特患不能遵此力行不患綱領條目之不備未審賢弟何故不能得力將無失之輕易而又速期其效故耶小學一書固是切已然此時只須兼看以補從前缺失至義理之精微工夫之篤實卻全在大學此意朱子或問中詳之可覆按也賢弟質甚美造道非難但當矯輕率之病加縝密之功則德業日新矣不盡

生齋文稿卷之三

五

又

正在懷念適接來書深慰馳系考試得失不足  
介懷惟益反身練習以俟知者耳易曰尺蠖之  
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君子爲學特  
患德業不脩無以爲見知之地不患遇合之無  
時人於不得意時最是學問得力處須站定腳  
跟著實捱去此中大有進步切勿草草混過或  
至游移無據也讀書窮理當深潛嚴密而從容  
以俟其貫通朱子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二語最  
爲切要宜深體之坳連日鼻淵甚劇心火上炎  
不能研思已及一旬殊乏好況爲正學者寥寥  
賢弟質敏年富宜有以自立望始終一意毋爲  
毀譽得失所動亦不可輕世而取忤也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三

六

又

前惠書蒙告以治疾之方甚感頃已小愈且俟  
中秋就醫郡城耳所詢大學疑義竊謂李敬子  
問至善者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末一  
字原是最字今來書誤作止字故反疑朱子之  
言爲矛盾若作至字則了然無疑矣蓋敬子所  
問者至善而其言則是止至善功夫故朱子以  
爲如此說不得至善是自然底道理而陸清獻  
謂至善以準的言不以究竟言正與朱子之意  
相發明此專論至善也若大全載朱子另一條

生齋文稿卷之三

七

說謂要到極至處而後止此是論止至善功夫  
與前所指不同非矛盾也坳近選名文業頗費  
心力擬鈔一底本以藏家塾望賢弟與彪兒分  
任其役其條例在舍閒便中可往觀之文章美  
惡自有定論今俗學紛紛以私意爲愛憎殊可  
浩歎此選不以示人聊與二三同志共賞之耳  
讀書宜熟玩於心切體於身勿以鹵莽從事勉  
之勉之

桐前月望日到省次日接委牌卽於十七日晚  
啟行一路風水平順舟行甚駛已於廿六日辰  
刻到任連日人事應酬心緒紛雜頃始稍定溫  
尋舊業大半遺忘頗深悚惕初次當官一切公  
事體製都未明悉幸東齋錢君料理穩細責任  
稍紓然自惟學力淺薄凡世俗相沿陋習恆懼  
不能自持大易所謂同而異者其道甚難苟非  
知明處當涵養深醇豈有免於過咎者因知漆  
雕子吾斯未信之言洵確有見地也此鄉風氣

生齋文稿卷之三

儉嗇無浮靡輕薄之習而因陋就簡欲得一好  
古力學之士竟未見其人當再三訪問耳城東  
十五里有明招山爲朱子及呂成公講學處成  
公祠墓咸在暇時擬卽往謁一瞻先賢遺迹庶  
幾不虛此來也賢弟志甚奮發功力想更精進  
小學近思錄二書宜時時玩繹體認不使須臾  
閒斷而又常與訪溪先生書問切磋則德業日  
新矣文章以愚選爲正鵠而規模卻須從時不  
可執持太過倘有所作亦可與訪溪商量或竟  
請其評閱惟訪溪多可少否必至誠求其直言

而質疑問難之時尤須直陳所見切實懇到方  
有啟發之益否則往來晉接徒事虛文終於身  
心無涉耳

生齋文稿卷之三

九



心無涉耳

自問疑之益否暇於來晉接徒事虛文終於身

而質疑問難之時尤須直陳所見切實懇到方

又

別後唯學與時進爲慰論語讀至何處身心之地合之聖賢所言其得失若何望告知也坳到官以來毫無施設自愧學之不深其詳具於訪溪先生函中晤時可借閱之又在此一二舉措多於第二次家信述之亦可於便中往閱硜硜之守但求無大過咎其不如已志與隨俗扶同者正多私心方以爲憾乃謬承邑中人見推愈增惶悚現將赴郡送試諸事尙多可憂但望填冊時無不得體處斯釋然耳平日讀書窮理原爲有用而設一入局中始知用之之難然用不善者總由體不立觀聖門諸賢兵農禮樂皆了然於胸中一旦出仕自能措之裕如坳竊自念所以臨事齟齬者以養之無素故也賢弟年富力強正宜及是時治心養氣以爲他日致用之本坳不勝厚望焉

桐荏任幾及三月揆時度勢凡興廢舉墜之事無一可爲惟諄諄勸人從事正學冀有開悟而因陋就簡爲日已久欲振發之頗難此閒素未知有近思錄之書近聞桐以此訓人遂有索觀之者此亦好消息也署中雖公事稀簡而應酬在所不免讀書課程疏略殊甚作事時客氣常勝無足告慰初意司教一席職輕事簡尚可勉爲一入局中始知觸處齟齬無足以行其志者雖因工夫未到亦因世俗積習深固而然看來

生齋文稿卷之三

土

終以教讀爲長策耳湯溪學沈紱齋人極清介其所見與桐略同語詳訪溪函中可往閱也竊謂職司訓導自當以振興士習爲己任操守之廉本不足道況取與處隨俗者多卽廉字尙未盡乎所寄日錄頗有切實語非常自體驗不能如此更望精益求精深造不已讀書錄須細繹近覺此書愈益有味至於程朱之書尤宜熟玩深思與之浹洽庶不至有毫釐千里之謬頃見同寅中有畱心理學者聽其言論似亦異乎流俗然一爲陽明所蔽其意旨偏僻自誤誤人深

可太息始知墮清獻一生效闢姚江其心甚苦  
其功亦甚偉也不盡

生齋文稿卷之三

三

又

來書謂知之不真斯行之不果此言極是當日  
朱子嘗備言之蓋爲學之本致知爲先而致知  
之功格物爲要工夫不從格物入手則起初無  
頭腦究竟無收煞駸駸入於異端而不自知殊  
可懼也所論子張學干祿章殊未然干祿竟是  
求仕不必回護大抵子張未免鶩外觀問行問  
達章可見夫子多告以切實爲己之事皆所以  
救其失也見義不爲義字所該者廣陶菴文專  
主忠義說原未完全但此義字在事爲上講似  
亦不必說到去人欲復天理也語類有一條謂  
見得分明則爲之自力此意補得最好愈知格  
物工夫之要緊矣

生齋文稿卷之三

三

又

前接初七日一函領悉種種兩小兒承盡誠誨  
誘感何可名區區之意惟望其趨向克端將來  
成一善士故讀書功課反在其次但以小學一  
書切實指示使恭敬和順之意積久而生是所  
深願然亦不能迫期其效只在勸戒兼施耳濡  
目染當逐漸轉移耳垌卸事在即頃已散遣生  
徒摒擋行李俟新任一到即日遄歸署齋清寂  
細思此半載中虛譽盛而實德虧不勝懊恨又  
凡事必有其幾務須慎微謹始方得免於悔咎

生齋文稿卷之三

西

以後在鄉里之內幸勿齒及賤名卽垌之在任  
情形亦勿更向人道及也垌學識淺薄作事全  
不得力心氣之粗疏言動之躁妄皆足取戾於  
人獲上信友尤所不足歸家後當與訪溪輩朝  
夕鐫磨從新做起蓄養數年之後或可出而一  
試耳來書所云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此是制外  
養中道理然必須與主一無適四字相須並行  
方能表裏交正不然恐難免拘迫之患也

面對時十日一函前悉感戴兩小兒承盡誠誨

又

又

久不得書未審工夫何所得力繫念殊深矧自散遣生徒一無所事日惟閉關靜坐自省愆尤此閒炎熱甚於家鄉中心如焚逃暑無地不勝悶悶幸徐生俊英向學頗篤足慰我懷口素半年僅得此人亦可謂極難矣珙近念學術人品如楊園清獻真可謂渾金璞玉粹然無疵以之接迹薛胡庶幾不愧因妄欲采擇薛胡張陸四子遺言仿近思錄例編成一書以爲朝夕觀省之助現惟讀書錄已有草稿其餘諸書尙俟蒐輯也賢弟體中何如以病後之軀當酷暑之日功課宜量爲節減勿太急也

生齋文稿卷之三

十五

人不得書未審工夫何所得力繫念殊深矧自散遣生徒一無所事日惟閉關靜坐自省愆尤此閒炎熱甚於家鄉中心如焚逃暑無地不勝悶悶幸徐生俊英向學頗篤足慰我懷口素半年僅得此人亦可謂極難矣珙近念學術人品如楊園清獻真可謂渾金璞玉粹然無疵以之接迹薛胡庶幾不愧因妄欲采擇薛胡張陸四子遺言仿近思錄例編成一書以爲朝夕觀省之助現惟讀書錄已有草稿其餘諸書尙俟蒐輯也賢弟體中何如以病後之軀當酷暑之日功課宜量爲節減勿太急也

又

來書詢及延平先生語是論未發氣象延平好作靜坐工夫故其言如此今日用功若一味如此便恐有弊所以程朱但教人主敬如云涵養須用敬敬則自然靜皆此意也此意向嘗與賢弟論及之祇須默默實下工夫自有進步不必別尋頭腦蓋敬字所該者廣試細剖之則言語之輕率非敬也思慮之雜亂非敬也讀書之躁急非敬也處事之粗疏非敬也果能一主於敬盡去其失則無處非涵養之方矣若舍此而言

生齋文稿卷之三

六

涵養鮮不流於禪者尙其慎之又學者旣識塗徑亟宜從此盡力做去聖賢立說多端得其一二語入手功力旣到無不合一若徒苟且因循自恃無患今日閱一書則曰欲如此明日閱一書又曰欲如彼而視其日用之間則亦猶夫故也譬如作文者尋討題目題目雖多而實未做得一字又如遠行者訪問路徑路徑雖詳而實未走得幾步則亦何益之有哉私竊以此自懼更望賢弟相與勉之文字已閱三篇幸檢入論語讀至何處有疑亦幸見告也

昨接書悔悟深切甚慰所望學者最患不遜志道著是處則沾沾自喜道著非處便格不相入甚或巧辨以自蓋此上蔡先生所謂病痛都從矜字起也今賢弟於鄙說尙能體貼虛受若此則推是心以爲學其進也孰禦但有過不難於悔而難於改語類論曾子三省章有云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云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省了又卻

生齋文稿卷之三

休也此兩條正目前緊要工夫望勉爲之禮之用和爲貴玩注爲字必字乃字自主人之用禮說蓋禮之用卽在人之用禮處見也呂氏所謂和字須抱定禮之用說者蓋爲時解都說成以和用禮則是和在禮外矣其實和在禮中故呂氏云然與清獻之意原不異也又此章語類有論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一條及答黃直卿問內則玉藻一條最精切均宜詳玩訪溪近亦讀易得其啟發甚多芝房有書來知其方讀論語欲實體諸身亦深愜素望科名之念須淡

忘之此念不絕拖泥帶漿恐終難入道也

生齋文稿卷之三

六



又

文字三篇奉去望檢入鄉試漸近讀書脩已工夫幸勿爲俗念所奪此是義利緊要關頭須慎之也前書中言科名之念須淡忘足下以爲然否近日敬字工夫著實做否並望見告垆於今年此事看得稍親切深悔向來多未著實今與訪溪同在一處互相磋磨頗有進益惜不獲與足下朝夕面論耳

生齋文稿卷之三

九

足下雖心面論耳

萬幾同在一處正此惡觀眼有善益不入與與  
非此非善善辭賺似與非向來多未著實今與  
否近日敬字工夫著實做否並望見告垆於今  
之出前書中言科名之念須淡忘足下以爲然  
大幸於爲谷念復奪此是義利緊要關頭須慎  
文字三篇奉去望檢入鄉試漸近讀書脩已工

又

又

望日接家信驚聞賢弟忽遭大故悲不自勝以  
垆去年之變痛不忍言孰意賢弟亦罹此酷師  
弟共此艱屯豈特無以紓足下之哀并令垆倍  
增酸楚恨路隔一水無由躬唁但望風於邑耳  
然有一言相慰者垆以賦命蹇薄無父而又無  
母若賢弟則慈親尙健正可盡潔養之忱目下  
卻宜勉節哀苦以慰母心至於此身擔荷匪輕  
尤須保重喪禮未審若何斟酌以寒素之家當  
積習難返之時恐未能一一如禮惟大綱卻須  
立定如食疏寢苦不作佛事等類在賢弟自知  
之無俟縷述用財豐儉視乎其力又必審其事  
之重輕以爲損益不必以多費爲孝也

生齋文稿卷之三

三

望日接家信驚聞賢弟忽遭大故悲不自勝以  
垆去年之變痛不忍言孰意賢弟亦罹此酷師  
弟共此艱屯豈特無以紓足下之哀并令垆倍  
增酸楚恨路隔一水無由躬唁但望風於邑耳  
然有一言相慰者垆以賦命蹇薄無父而又無  
母若賢弟則慈親尙健正可盡潔養之忱目下  
卻宜勉節哀苦以慰母心至於此身擔荷匪輕  
尤須保重喪禮未審若何斟酌以寒素之家當  
積習難返之時恐未能一一如禮惟大綱卻須  
立定如食疏寢苦不作佛事等類在賢弟自知  
之無俟縷述用財豐儉視乎其力又必審其事  
之重輕以爲損益不必以多費爲孝也

生齋文稿卷之四

書

與陳東堂 辛卯

連接手書久未奉答歉甚坳孽積罪深丁此孤苦今年心力彌瘁自慙頹塌不復能努力向前方兢兢救過之不暇又何敢妄言爲學乎足下立志如此深可敬畏但望默默自脩躬行刻苦實從小學近思錄循序漸進所見自更端的而學術之是非亦不肯絲毫假借矣氣質難變物欲難除用十分艱苦之功乃有一二分是處幸勿輕於立論也此事直須闊淡不可稍涉張皇徒滋口舌而足下英氣逼人尤宜力懲此弊以嚴重謹默自持庶幾寡悔耳

生齋文稿卷之四

一

與陳東堂

前接覆函備示讀書所得甚善甚善今之世留心正學者絕少間有一二向善之士又非欲必爲聖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旣失之靡高明者復失之躁求其真知實踐力任斯道也蓋難其人足下英邁之氣明敏之姿獨慨然有志於此所造安可量耶第此事非可以記問說話承當必將所知之理刻苦躬行如薛文清所謂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者方能有所謂知是故言孝則實行其孝之事言悌

生齋文稿卷之四

二

則實行其悌之事言忠信則實行其忠信之事起腳卽是勿使放鬆一步舉念卽是勿使放過一刻造道則勇猛精進持身則斂約退藏目前緊要工夫莫過於此敢以所自勉者勉足下洞卽日到館留此奉復無任惓惓伏維督納之姿

心正學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  
爲聖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  
爲聖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  
爲聖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  
爲聖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

接書知松門欲執弟子禮相見此甚不可夫師非苟焉而已古之爲師者必其道德著聞爲一己之矜式而後可推其所有以及人其次亦必通經術能文章如漢班馬鄭賈諸儒猶庶幾焉若夫知之不明行之不熟聞見少而術業疎方斤斤焉隕墜放廢之是懼烏足以爲人師學問之境無窮君子之爲學尤不當有自賢自智之意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蓋自以爲賢知則學不求進而內日損此所以可患也垆年將

生齋文稿卷之四

三

四十而無所知能居恆私念以爲今之世苟有道德著聞與夫通經術能文章者固將造其廬親受業焉夫已方欲求師於他人而顧可以爲人之師乎哉今鄉塾之所謂師非師也直以八口飢寒無所得食姑藉是爲餬口之資耳故爲弟子者自獵取科第而外無所資于其師而爲師者淵源付託亦不出乎苟且利祿之方而無所厚望於其弟兩者相市而相輕也久矣此豈可施於有志之士哉且師亦無事他求也人之能自得師者莫若讀古人書而見諸行事是故

詩書易禮春秋之所載孔孟之所傳周程張朱  
之所述其可以爲吾取法者何限誠能考迹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多識之以蓄成其德則  
終身行之不窮矣奚待於外耶今松門之欲相  
師者將爲古人之學乎抑猶未免於利祿之計  
如前所云云也如徒以利祿而已則今之工爲  
制舉業者指不勝屈非必垆而後能之也如有  
志于古人之學則當以古人爲師而傳道解惑  
之責非垆所能任也惟足下有以辭之幸甚

生齋文稿卷之四

四

來書具道用功始末此炯平日所深望於足下者今果立志如此非特素願不虛而朋輩中更得一輔仁之助尤切欣幸惟義理無窮踐履難實志立之後須實從事於主敬格物之功夫能日進務望勇猛直前片刻不放爲要讀論語如有商量亦望隨時見告反復講論彼此均有益也炯與訪溪切磋深得其啟發自恨精力漸衰讀書無望大進但求身心之地銖積寸累或不至墮落耳

生齋文稿卷之四

五

又

連接兩書深慰念切書中云動靜言行必須克去虛假此爲學之本也若是不誠更何學問可言但願日益加勉則自然勤敏矣又云時時省察覺得多依違而少果決此固由氣質之柔然亦是見理不明之故若道理看得親切實知其是實知其非則將孳孳力行之不暇又安肯有所依違哉大約用功之法不外乎居敬窮理四字而在足下爲尤急果能居敬則此心卓然精明何至於倦怠果能窮理則遇事容易剖決何

生齋文稿卷之四

六

患其依違但居敬窮理四字口頭滑熟已成老生常談必須痛下工夫方有實得耳至于窮理之方則程子九條之說固已該備但能逐條理會自有入手處若欲撮其要則莫若胡敬齋先生之言居業錄有一條云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一條亦甚明白合而觀之愈了然矣不宣

又

前回里時承執禮過恭辭之不獲惶悚惶悚別  
後新功何如不勝念切此事重大須用十分苦  
功方得入門讀書要勤存心要密自朝至暮無  
一刻寬懈庶幾心清而理明志專而力固若稍  
圖自在便易退落慎之勉之

生齋文稿卷之四

七



圖白亦野長壽齋詩文題文

一穠叢新無幾小荷而墜則志事而代因香餘

世淺得入門讀書要勤存心要密自朝至暮無

刻寬懈庶幾心清而理明志專而力固若稍

圖白亦野長壽齋詩文題文

又

連接兩書知賢弟篤信好學進而不已深慰遠懷後書中言近於困境稍能自持足見用功切實甚善甚善古人爲學多從極苦中磨練出來如前明吳康齋先生寒夜無被引葛帳自覆而胸中浩然自得羅念庵先生身爲宮僚而借寓田家撫院爲之構屋而不受清風苦節真有壁立千仞之概卽本朝陸清獻公兩爲縣令而家中猶借米度歲可見先儒立志堅定故成就如此卓卓垌嘗援以自勵不敢爲俗見所移惟

生齋文稿卷之四

望賢弟確守此心互相策勵而已所論溫故知新章當兼躬行意固有此理然不必如此說蓋天下容有躬行而不能溫故知新者未有溫故知新而不躬行者況孔子之所謂師與今時迥別彼不躬行者已自無足言矣此復不宣

取前與吳康齋先生書文無煩再錄自尋而  
賢弟善甚善古人爲學多從極苦中磨練出來  
如前明吳康齋先生寒夜無被引葛帳自覆而  
胸中浩然自得羅念庵先生身爲宮僚而借寓  
田家撫院爲之構屋而不受清風苦節真有壁  
立千仞之概卽本朝陸清獻公兩爲縣令而  
家中猶借米度歲可見先儒立志堅定故成就  
如此卓卓垌嘗援以自勵不敢爲俗見所移惟

又

作書畢復接七月望日一函已悉一切書云細  
心體貼便覺病痛百出此非著實用功安能如  
此矧嘗謂目前下手只有改過爲最急省察愈  
嚴則病痛愈見惟有逐一推勘到底絕不放鬆  
大爲懲創而平時則敬以防之便是入德之法  
前所云須用十分苦功卽在此處用耳幸努力  
爲之其有進與否更望見告也

生齋文稿卷之四

九

與之其存悲與之更願其善也  
前通去處恨才力苦也明其我處其幸德大  
大欲廢懶而平時則眼慈以親多憂恨人憐之  
親眼眼能愈見針言恐一掛悔便風跡不效  
此眼書贈目前不平日只存心感念是慈愛深愈  
心難出更覺與康百出此其善實用救災維時  
非善舉財對沙且望日一函已悉一則書云願

又

又

冬至日接手書覺辭氣謙抑志意勤懇卽此一念便是進學之基慰甚慰甚脩省工夫固在自巳暗中著力然遇艱苦窒塞處便須詳細講究方始豁然蓋人若於此事眞實用功則其中門徑塗轍自有多少層累曲折之數斷不能一了百了故或所見有未端的處所行有不慊意處則必反復以思之思之不得則必詳細以問之其所以問之之心只爲於此事不肯放過又不能卽底於成故不憚研究窮詰以求至是之歸是則所謂切問也若本無必爲之志而徒汎汎以求之則載諸書冊得諸見聞其所爲好說話好道理者不一而足又何藉于師友之嘵嘵哉今觀來書所云庶幾切而不泛者輒不禁發此狂言望賢弟於舉業之餘將先儒書切實體究而又遇事詳察直窮到底務令知極其精行極其實勿爲窮困所移勿爲毀譽所動則此身如百鍊之金他日可以任重詣極矣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四

十

久不相見甚切懷思鸚兒來接手書辭意勤勤  
懇懇深愛出於肺腑且感且愧賢弟天資和粹  
虛其中以樂人之善固垆所私心竊慰而以爲  
可進於道也而書中言境遇之窮一似重爲心  
累而未免於妨功奪志此則深爲足下慮而不  
能默默焉者夫以足下之貧困固不問而可知  
然此乃天之所爲足下其如之何哉爲足下計  
惟有益勉于學而已矣天之命於人也貧富貴  
賤窮通得喪萬有不齊之數旣皆預定於冥默

生齋文稿卷之四

十一

之中而人莫能以自主而仁義禮智之具于心  
視明聽聰貌恭言從之備於身與夫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各有其則者則皆聽人之所  
自爲而天亦不得而阻之故君子之學以其所  
得爲者責諸己而以其所不得爲者任諸天夫  
是之謂順命吾盡其所得爲者於己而不以其  
所不得爲者撓亂其神明隳壞其志氣則無拂  
乎天心之本然而氣數亦於是乎定焉夫是之  
謂立命夫學必至於能立其命而後可也天地  
之性人爲貴別於衆人之中而爲士焉則尤有

以貴於人其識之遠足以周三才萬物之理其力之果足以任堯舜以來相傳之統緒其氣之剛且大足以配道義而塞乎兩間夫亦具大有爲之才矣而又有四書五經歷代之史諸子百家之文以及先賢先儒之遺書資其誦讀講貫而又有寬閑之歲月以積累之同志之友朋以磋磨之如是而弁心壹志以從事於學未有不成者也而顧戚戚焉以飢寒役心坐銷日力於憂愁拂鬱之中無濟于窮而徒廢其事豈不重可惜哉垌之窮於世久矣平生所遭之境有常

生齋文稿卷之四

三

情所難堪者而錢財匱乏在所不足言蓋其始也家庭骨肉之變隱閔于心旣而客游四方動遭屈辱不得侍吾親具甘旨之奉至于今而長爲鮮民矣疾疢顛危幾瀕於死然而垌之志不少衰垌之所以爲學者愈窮而愈有以自信計平日所爲凡人所指爲昏且愚者皆垌之所深明於心而自謂計之得者也凡人所譏爲迂闊不近情者皆垌之所自嫌於心而以爲庸近無奇者也居常默自念天下庸夫俗子多而聖人賢人常少則是庸夫俗子之所見必不逮於古

先聖賢今聖賢之書具在無片言隻辭如流俗之所云者則以吾之不見合於庸夫俗子固當爲聖賢之所取設使今之世有聖賢者出吾知其必有合焉而後之君子亦必因其言察其志而深慕乎其爲人故自邇年以來孳孳矻矻嘗舉讀書窮理之所得者筆而錄之雖病弗少輟非欲以是博後世之名誠爲吾心之所篤好而不自已也今足下之境不過錢財匱乏而已未至如垻之窮也則亦何爲而不專力於學哉在易困之彖曰亨貞大人吉夫困則窮不自振矣

生齋文稿卷之四

三

而聖繫之以亨且貞者蓋謂困卽是亨而非徒窮則思通之謂也夫惟困而不失其所亨乃爲大人之正否則未免爲小人其幾亦危矣哉然則足下亦惟脩身立命以致其亨焉可矣雖然困之時有言不信者也垻常以多言獲咎于世方切戒之而茲復嘵嘵於左右得母孔子所謂尙口乃窮者乎顧足下愛我之深垻雖困其言之見信于足下自若也用敢覩縷陳之伏維亮納不宣

垆自武林回思與足下相見一談而學徒云足下已到館因不復過訪後乃知學徒所言之謬爲之悵快者累日足下近讀何書身心之得失何若幸一一詳示以足下志趣高遠不苟合於人而垆之闇劣譎陋久爲時俗所擯棄足下顧時時暱就之且不以垆之言爲怪迂而加悅從焉此其意必非偶然而謂垆能無倦倦於足下乎垆孤露之餘加以疾疢今年自正月至七月展轉牀蓐間無一日親簡策近始溫習舊所讀

生齋文稿卷之四

十四

書而心氣耗散不復記憶強欲記之心火勃勃然炎上喀血復作觀書未終篇輒欠伸欲臥口吟不盡二三徧卽氣逆上升痰咳隨之嗟乎年未及艾而已衰頹若此其安能久於人世耶幸而不死亦無復讀書之望矣私竊念平生年少氣盛時亦頗欲有所設施建樹以章顯於世既困場屋連蹇不得意則思退而讀書明義理體之於身以克全乎天命之本然謂此事固操之自我不難遂其志也而今病又厄之因歎人生世間非特富貴福澤不可強而致卽學問之成

與否亦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踐履之恆固不外乎日用本心之明固無時或止息然欲周知三才萬物之理以蘄至於融會貫通沛然實措諸事業非讀書不爲功且夫讀書之功之非可以旦夕竟也明矣古之人具英偉卓犖之姿而又有賢師友爲之切磋講貫猶必殫畢世之精力而後有成而就其所成者觀之猶且得其粗或遺其精明於此或蔽于彼蓋爲學若斯之難也而今欲以儼然衰疾之軀苟且僥倖於其間安可得哉安可得哉五行之秀昇于人人之

生齋文稿卷之四

五

有此身非徒偃仰無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古之聖賢君子其得於天也厚而其益於人也大達而在上則仁義禮樂之所施天下無不蒙其福窮而在下則講道論德傳其學以垂教來世此所以盡乎人道之實而爲天下後世不可少之人且彼農工商賈之事豈非爲士者所深鄙哉然而農之事足以給天下之食工之事足以利天下之器用商賈之事足以通天

下之有無以彼之賤且愚猶有所事以裨於人而柅固儼然士也平日讀聖賢之書亦竊有志

焉而至於今乃一無所成就自顧此身飲食服御徒以累于世而內不能淑已外不能淑人夔夔踽踽長爲天地間一枝贅之物嗚呼以聖賢君子之僅克盡乎人道以平日之有志乎聖賢君子而今反不如農工商賈焉其亦可悲也已雖然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一日而泯則擔當斯道以克副乎天之所任者亦必有其人今之世士風敗壞極矣綴文牟利之徒揣摩舉業束書不觀其識趣之卑陋固爲君子所不屑道而一二敏給有才智者作爲詩古文辭

生齋文稿卷之四

六

以凌駕之聲華標榜爭自託於李杜韓蘇方其持論侃侃亦若不失爲正人暨乎徒黨日衆名譽益高則相與攻排異己詆斥先儒悍然無復忌憚究而論之其識趣之卑陋實與習舉業者無以異而詭誕則更甚焉當斯之時一倡百和靡然從風少年輕俊之士旣無不爲之引而去而有志正學者亦復惑於見聞回皇失措于此而欲不爲其所奪專一從事于聖賢之學蓋憂戛乎難其人而足下獨毅然用力於此其所讀之書皆人所屏棄不欲觀其所習之業皆人所

目爲怪迂而無所用而其所取之士友又皆當世之所畏惡非笑而離而遠之者也此非見善明稟質剛而能若是乎然則天之所以畀足下者固不同於衆人而斯道之屬舍足下其誰望垌自與足下別羈孤憔悴之況日甚於前客館岑寂秋風颯然輒思足下不置又念自今歲以後旅人之蹤無定恐不獲與足下數相見因不憚煩複述其惓惓之誠爲足下告而意若猶有未盡者不知足下何日歸更作竟日之聚相與劇論之也足下倘以書報我亦望罄其蘊蓄而無所隱庶幾彼此交有裨益垌嘗怪近日士友拘牽形迹往往隱默退託匿于中而不言故自平居晤對以至書問往復轉類乎世俗應酬之虛文竊觀古人於友朋之際皆不如是願與足下共矯之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四

七

善固不同於衆人而斯道之屬舍足下其誰望  
與稟質剛而能若是乎然則天之所畀足下者  
目爲怪迂而無所用而其所取之士友又皆當  
世之所畏惡非笑而離而遠之者也此非見善  
明稟質剛而能若是乎然則天之所畀足下者  
垌自與足下別羈孤憔悴之況日甚於前客館  
岑寂秋風颯然輒思足下不置又念自今歲以  
後旅人之蹤無定恐不獲與足下數相見因不  
憚煩複述其惓惓之誠爲足下告而意若猶有  
未盡者不知足下何日歸更作竟日之聚相與  
劇論之也足下倘以書報我亦望罄其蘊蓄而  
無所隱庶幾彼此交有裨益垌嘗怪近日士友  
拘牽形迹往往隱默退託匿于中而不言故自  
平居晤對以至書問往復轉類乎世俗應酬之  
虛文竊觀古人於友朋之際皆不如是願與足  
下共矯之不宣

生齋文稿卷之五

書序

與徐生俊英 庚寅

別後心中抑鬱積想爲勞使來接惠書深慰懸  
系讀書功課照舊最可喜但向定規程本欲以  
聖賢之學相屬望時體此意積久弗懈不以爲  
難且迂而置之也坐雨寂寞念足下甚切偶作  
桐葉一篇錄去前四章言懷思之意後四章言  
期望之誠幸詳玩之以後書來須將身心得失  
及讀書所見詳細告知切勿簡略坳歸時倘欲  
一晤或在舟中話別亦可若茶果則斷不必設  
也

生齋文稿卷之五

一

又

使來接手書已悉一切陸清獻年譜當細閱何  
亟亟見還也變化氣質在賢弟最爲急務而其  
本原先在識得仁體欲識仁體須讀張子西銘  
其全文載近思錄中可詳味之有未契處更望  
見告當爲剖析也垌小病已愈惟暑中炎熱甚  
於家居楊公又不知何日到任論學無人畏暑  
如灼不勝悶悶後輩中如賢弟材質實所希觀  
望切實加功歷久不易則此行爲不虛矣垌過  
失叢多歸家後更當與訪溪輩朝夕切磋冀有  
進益庶幾他日相見可無慚慙耳不盡

生齋文稿卷之五

二

又辛卯

去夏別後坳卽奔母喪歸里十月間復遭父喪  
困苦顛連莫可名狀此皆坳罪戾所積罰不及  
身而延及於親靜言思之心肺俱裂歲暮接手  
書并近文十首時適爲先人營葬未暇改削特  
評點二首寄去幸譽入功名得失非人力所能  
爲惟有爲己之學不可須臾或舍務望切實講  
究切實踐履心中漸漸自得庶幾不虛此生且  
不虛前此一番聚首之意千里寸心惟是爲拳  
拳耳苦次不及詳述容續布

生齋文稿卷之五

三

與湯生式圍 庚寅

承示讀書課程足見用功勤密惟朱子之論每日當專治一書庶能反復潛玩義理貫通賢弟當以大學爲主而兼閱詩經若論語且俟大學讀畢然後治之可也至於大學序文章句以及詩集傳之發明義理者皆須全讀一字不遺又必讀至二百徧或百六十徧而後止故每日所讀之書不過十行足矣字數少而徧數多方能切實體之於身心否則只是口耳之功雖讀破萬卷奚益哉恃賢弟信愛敢質言之維訾納不

生齋文稿卷之五

四

宣

與馬訪雲 辛卯

前承見顧恨怱怱未盡欲言蒙令尊惠以法帖  
謝謝別復旬餘讀大學覺有味否讀書總須切  
已體察見得聖賢之言句句爲我而設眞實不  
欺方有進步況大學是用功綱目聖經揭之於  
前十傳發明之於後始終本末條理秩然更得  
朱子章句或問逐一推闡殆無遺蘊徑須依此  
方法靠實做去纔有益也處貧困之境最易長  
進立志之堅定用心之細密全在此處磨鍊出  
來耳其得力與否望告我文三首附去乞檢入

庄齋文稿卷之五

五

來耳其爲代與否望告我文三首附去乞檢入  
此立志之聖宜用心之細密全在此處磨鍊出  
式此裏實處去處貧困之境最易長  
宋子章句或問逐一推闡殆無遺蘊徑須依此  
前十傳發明之於後始終本末條理秩然更得  
朱子章句或問逐一推闡殆無遺蘊徑須依此  
已體察見得聖賢之言句句爲我而設眞實不  
欺方有進步況大學是用功綱目聖經揭之於  
前十傳發明之於後始終本末條理秩然更得  
朱子章句或問逐一推闡殆無遺蘊徑須依此

詩常棣篇言兄弟之義備矣哉其前數章以爲  
患難相恤生死相保惟兄弟爲可恃而不能得  
之於朋友此其勢固然至於平居無事飲食妻  
子之奉宜若可以自適而無所藉於同氣者然  
必兄弟旣具而後和樂且孺兄弟旣翕而後和  
樂且湛則天倫之愛其所係者重也餘姚毛子  
伯醇暨其弟子梁鶴廣並以年少有雋才予館  
其家讀書之暇閒學爲詩均有清新婉麗之致  
時毛子大父宦於潞河兄若弟隨侍官舍雍雍

生齋文稿卷之五

六

愉愉得老人歡心每當風日清美祖孫父子團  
坐一席敦勸於道義其意非尋常所能測識而  
毛子於家庭聚順之時從容沈潛於學以其暇  
倡和爲樂殆深有合於常棣之所云者耶雖然  
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閔管蔡而作故於死喪  
急難之際三致意焉則夫所謂飲酒之飫琴瑟  
之好者不過一時寄託之辭云爾而非實有其  
境也今毛子兄弟之樂乃得身親嘗之則其遇  
較諸常棣詩人爲尤幸宜其詩之音韻閑雅迥  
異乎窮愁不得志者之爲也毛子哀其詩爲同

懷集請予一言弁諸簡端予既深嘉毛子之孝  
友固樂爲之稱引獨以予終鮮兄弟又千里容  
遊於此菽水之養闕焉罔供求如毛子之樂蓋  
皆不可得序其詩不禁悵然有感於中也

生齋文稿卷之五

朱梅岑遺詩序

甲申

秀水朱梅岑予同年友也嘉慶己卯予應禮部  
試入京與梅岑論詩甚相得既報罷予歸而梅  
岑留次年入京偕予寓南柳巷老屋一椽晝同  
硯席夜聯牀以談漏逾三十刻不止暇卽詣城  
南諸寺看花日晡始返賦詩倡和相娛樂當是  
時與梅岑聚首最久因得盡讀其詩錄其尤者  
爲一卷藏之篋中迨揭曉兩人復不第遂同舟  
車南下抵家乃別梅岑性孤僻口吃不善談論  
人不當意輒相對默無一語其所好自詩文外

生齋文稿卷之五

八

凡古名人書畫及漢以來圖章泉布權尺之屬  
皆善鑒別在京師不事干謁嘗於四五月間徒  
步烈日中往來市上覓古器或傾囊購之雖資  
斧不繼弗恤也有某公索其所藏竹垞檢討隸  
書楹帖業許之矣旣而曰某公非好古者卒弗  
與其性僻不諧俗多類此當已卯報罷後貧不  
能歸又無先達者爲之地旅食常不給則單車  
至潞河爲人訓蒙度歲歲暮苦寒朔風怒號雪  
片片入篷牖梅岑俯仰悲歌意不自得作述懷  
詩十首聲情惻愴讀之令人增羈旅之感自予

別梅岑四年道光癸未予復應試入京遲梅岑不至問諸其邑人則曰梅岑貧不能來予悵惘久之明年六月予將歸思造其廬訪之與之追述舊游并讀其近數年詩以爲快而沈比部濂告予梅岑於三月中沒矣比部又言梅岑貧無子自以先世未葬沒時戒其妻勿具衣冠殮嗚呼悲哉自古文人窮者多矣然或身不顯榮而食報於其子或終老場屋而猶有當世賢士大夫知其才爲之表章而稱述則亦可以無恨而梅岑皆無有焉何窮之甚也梅岑詩以情馭才

生齋文稿卷之五

九

不矜標格律詩婉約清麗尤爲擅長憶在南柳巷時示予詩甚多惜未盡錄庚辰後詩予又未見因就舊所錄者序之嗚呼梅岑旣窮於生前而身後之名安可必耶抑天將以厄之者傳之耶是皆不可知而予序其詩聊以識其悲而已

賈蘅石詩序 乙酉

嘉慶丙子夏始識蘅石於褚涇邵氏時予初學爲詩志願甚高而蘅石獨抑抑自下贈予五言古詩一章矜許過當心竊愧之嗣是與蘅石蹤跡日密每相見無雜語惟出詩相質一言之輕重一韻之高下推較再三務慊於心而後已蘅石爲詩甚勤經月不見則詩已成卷予旣周流授徒嘗爲制舉業所牽迫詩不能多作而兩年留京師則境益困詩亦多憂愁憔悴之音視蘅石詩之天機清妙固弗如遠甚而蘅石視之輒以爲工何其心之虛也方今能詩者衆矣聲華意氣之盛眞若足以方駕古人然言語雖工按之風騷遺軌或未盡合以蘅石之才勤求不已而又虛懷樂善退然不自以爲能則所造安可量哉蘅石頭方客丹徒丹徒古潤州地六朝陵墓都在焉金焦北固諸峯環峙江上蘅石登眺之餘以壯遊發其清思詩境必曠然一變於其歸予又將受而讀之不止如前之所見已也

陸冰脩先生集序 戊子

海甯陸冰脩先生以詩古文鳴於世而全稿未經編輯嘉興王君仲言旁搜博采得詩三千餘首釐爲十八卷并雜文與詞共爲二十卷復詳考事實作年譜二卷列於簡首於是先生之詩若文粲然完備後之讀其集者可以知人論世焉先生感其父真如公之志節絕意仕進而其家三被火災重以死喪之感先生左搢右挂於憂愁怫鬱之中艱苦自勵肆力於古以成其學迨一再游燕當世名公卿皆折節定交往復酬

生齋文稿卷之五

十一

唱且以博學鴻辭薦於朝其名彰彰較著矣而素履獨行力辭徵辟不以榮利易其守則先生之志爲可尙也在都中寓保安寺街與愚山阮亭諸公衡宇相望而毘陵邵子湘祇隔一牆過從談藝甚權嘗月夜集阮亭齋中論古今劍術豪宕激發聽者忘倦各做宛陵體賦詩以紀其事藝林傳爲佳話方

聖祖御宇正國家重熙累洽之際海內清宴禮樂脩明文治之盛超軼前古而鴻才碩學之士布滿朝列作爲詩歌以贊揚天子之盛美旣斌

賦焉與三代同風而又於從容退食之暇商榷  
風雅提倡後學故天下之士聯鑣接軫而至者  
皆得挾其所長以表著於世而先生以勝國遺  
老布衣紉屨與賢士大夫上下其議論極一時  
文酒之樂何其盛哉先生之詩若文固無俟乎  
予言子獨覽其集而知其志之所存且以爲先  
生之得自放於山澤之間而文采風流聲施後  
世者蓋所遭之時爲然也因王君之請輒爲序  
之云爾

生齋文稿卷之五

七

張夢韓讀父書圖序

震澤張鱸江先生積學砥行以孝廉終於家平生所爲古文辭義法高潔神似震川予嘗讀其集而慕之惜其窮老不遇不能以所學見諸用也先生之子夢韓追承遺緒慨然爲古人之學因作讀父書圖以見志予友顧君訪溪屬爲序予未識夢韓聞訪溪之所以稱夢韓者知其束身自脩不與流俗爭得失竊幸先生有子雖不遇可無憾已雖然夢韓讀父之書亦知先生讀書之意乎夫古人之有書與君子之讀古人

書非徒以其文而已固將以闡性命之蘊通家國天下之故本諸身以措諸事業者也先生所讀之書予雖未及見觀先生之所爲文則皆自得於心而非所謂虛車者也則先生之意固可概見讀其書者亦惟得其意之所存斯可矣昔東漢徐防桓郁諸人並以能傳父業致位通顯作史者榮之以彼所傳特章句訓詁之學耳然猶卓卓見重於世若此今先生之學博觀約取迥非桓徐諸人之可比而竟不得志以沒然則傳其業以光顯於世者其在夢韓乎惟夢韓勉

之而已

生齋文稿卷之五

十四



易文言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脩辭似  
未足盡學問之事而孔子以爲是業之所居何  
哉蓋人之不誠皆自言始言無不誠而誠斯立  
焉其爲業孰大於是文章亦脩辭之一端也古  
之人皆自言其身心所得之蘊故歷久而彌傳  
其次亦必多讀書明義理以爲立言之本斯其  
言猶有可取反是則僞而已君子之所必斥也  
若夫制藝代聖賢立言則其爲之也尤不可苟  
原國家取士之意與士之所以應國家之求豈  
生齋文稿卷之五

十五

徒以其文哉今不求其所以爲文者而易其心  
以出之無其蓄而強致之顧沾沾焉以爲所業  
在是吾不知其作文之心謂何矣天下無道外  
之物文者道之所形也不誠則非道非道則無  
文矣苟曰吾姑以悅有司之目而未暇及乎此  
則是文與道歧也而可乎巳丑夏臥疴海鹽朱  
氏不能讀書作課程爰取案頭所有之文擇其  
佳者若干篇編集爲家塾課本雖未知於孔子  
立誠之訓何如要之爲有本之言而其畔於道  
也亦鮮矣使由是編而進求之以庶幾乎君子

之所以居業是允予之深願也夫

秀水王家鼎校

生齋文稿卷之五

十六



心願以居業是允予之深願也夫

生齋文稿卷之六

記 跋 書後 箴 贊

竹溪小集圖記 甲申

邑小南門外二三里脩篁蔽天與清流相映帶  
其地曰竹溪賈君蘅石昆弟居於此予與賈君  
交近十年平時數造其廬談必竟日若風雨則  
留宿焉酒一注肉一盤酣嬉歌呼以爲樂如是  
蓋無虛月自予客游遠方不獲與賈君常相見  
旅居岑寂輒思竹溪之勝往往託諸詩歌以見  
志而賈君亦念予不置時致書問訊述往者談

生齋文稿卷之六

一

讌贈酬之樂如旦暮事則爲之反復低徊不能  
自己蓋予爲客日久心未嘗一日忘竹溪也道  
光甲申夏重午之日賈君招諸同人集於竹溪  
賓主莫逆觴咏閒作吳江張子祥作是圖與斯  
會者各賦詩紀其事而予適留京師不獲與嗟  
乎友朋聚散之迹其可忽乎哉方予與蘅石昆  
弟朝夕過從初不自知其樂也而比年以來奔  
走南北求如曩歡不可多得始太息於會合之  
難今諸君子方以良辰勝侶燕游竹溪之上而  
予獨客三千里外敝車羸馬躑躅九衢塵土間

欣戚不同何其遼哉雖在放曠不羈之士猶不能釋然於懷況以予之羈愁潦倒其能無動於中乎頃予歸自京師賈君出此圖見示屬予爲文記之予旣不獲與諸君子燕游之末而竹溪爲舊遊地諸君子又多予舊好因爲述平時聚散之意而爲之記是日會者凡五人吳江翁敦書鄂生張熊子祥葵源江誥桐峯平湖陸文模虹村何晉梓竹堂也

生齋文稿卷之六

二

天地之道生生而不已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  
宜皆有慈祥豈弟之意然或任氣質蔽物欲而  
不免於忌刻殘忍猜度計較之私則其心與天  
地不相似而生理息矣生之理息則不可以爲  
人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人能由一  
念之仁而充積之至於日新月盛暢茂條達則  
施諸親疎長幼尊卑上下而各得其序措諸家  
國天下而無不宜此人道之所以立也乾四德  
元爲之長仁之於人亦然昔周子令學者觀天

地生物氣象所以體仁也蓋天地之道無時而  
不生故朱子釋易以爲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  
物之道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惟其生  
之理無不貫故乾元爲善之長而體其道者至  
於能長人今夫嚴冬沍寒冰雪凜冽物之動者  
伏植者槁閉藏否塞似無復生機之存而冬至  
氣應一陽萌動於下實爲萬物之所資始蓋生  
理周流不可閒斷若此然則人之心欲與天地  
爲一其可不常保此生理乎雖然不可以無本  
也夫釋氏之教主於戒殺放生其意可謂仁矣

然而毀傷其髮膚舍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愛以求盡其慈悲濟物之說則不仁莫大焉夫欲行其仁而反流於不仁何哉無本故也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而孟子稱事親從兄之樂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豈非生理之流動充滿者然耶蓋人之氣質不能無偏而又私自便日展轉於嗜欲攻取之中則生理日微微者幾無以自存則必有所以生之者而孝弟其本也是故欲爲人必盡仁欲盡仁必省察涵養以全其生生之理欲全其生生之理則必自孝弟始夫亦終其身勉之而已矣予性褊隘常欲變化氣質克治私欲而不能頃與兒子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勸金彪云

生齋文稿卷之六

四

道光壬辰秋友人黃鶴樓顧蓉坪潘東序以應鄉試寓武林姚氏之琴臺時予就醫西湖與諸君同寓朝夕談藝甚相得琴臺地不越數弓而風櫺露檻翛然有山澤之趣庭中叢桂始花芬芳襲人衣履湖石環峙左右蒼翠欲滴石旁鑿小池屈曲穿垣而流清風吹之漣漪可愛時方亢旱秋暑甚熾而予與諸君偃仰其閒不覺炎歊之去體也因期以下雨之日治具集飲於此而蓉坪欣然願爲之主翼日雲氣四布戒其僕

生齋文稿卷之六

五

預備肴核未幾雷雨大作簷溜如注閱申酉兩時乃已諸君盡醉極懽將屬畫師繪琴臺賞雨圖而命予先時記之嗟乎予與諸君雖同邑以居而聚散之迹烏可常哉鶴樓家蘆川去邑數十里忽闕爲最甚予嘗客授於外有時而歸僅與里中故舊倉卒把晤無一日二日之聚或以事牽迫不得晤者有之唯蓉坪與東序足不出里開而蓉坪館東序之家似乎蹤迹較密顧東序又以避喧留予家讀書非奉親召不歸省則亦不能數數相見也以平時合并之難而今得

於二百里外聚處兼旬復有亭館之勝足以娛  
目騁懷從容游讌則今日之爲斯會也其何能  
已雖然度諸君之意更有進於是者而非止以  
友朋文字爲可樂也今夫士君子讀書應舉豈  
徒弋取科第博富貴以誇耀鄉里云爾哉固將  
以利民濟物爲心得其志以行道於世也頃者  
歲比不登去年水災連被數省民多流亡今復  
旱魃爲虐自夏徂秋蘊隆蟲蟲河流日涸下溼  
之地農民踏車戽水晝夜不獲休息高田土盡  
龜坼禾苗漸槁死大吏日作佛事躬禱祈終不  
應當斯之時諸君方相與扼腕咨嗟憂莫能釋  
以爲茲數日者無雨則民不聊生也而孰意琴  
臺之集甘霖沛然優渥霑足遠近之人莫不稱  
快而諸君亦得以樂其樂焉豈偶然哉是故當  
其未雨則愀然以爲憂及其旣雨則暢然以爲  
喜尋常飲食宴樂動關於民物之大其志可不  
謂遠乎則夫自今以往登賢能之書而釋褐筮  
仕於朝其所以霖雨蒼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  
胥自此賞雨之一念推之也此則其可書者爰  
不辭而爲之記是日會者凡四人八月三日也

陳布衣草書詩卷跋

陳布衣之學得之姚鰲菴先生鰲菴則楊園高第弟子也布衣平生出處去就恪守師傳而其爲人質慤剛毅處亦近之所爲詩古文辭皆清壯兀傲脫去凡庸書法亦然此卷草書元人詩三首爲子友馮芝棠所藏筆意縱橫可想見其胸中浩落之概布衣故與芝棠大父孝惠府君相友善當日書此以贈然則芝棠於布衣之書非特寶其遺墨尤有先世交情在焉老成典刑之慕不愈切耶

生齋文稿卷之六

七

芝棠不愈切耶  
其詩實其也  
陳文善當日書  
陳中書善文  
三首爲子友馮芝棠所藏筆意縱橫可想見其胸中浩落之概布衣故與芝棠大父孝惠府君相友善當日書此以贈然則芝棠於布衣之書非特寶其遺墨尤有先世交情在焉老成典刑之慕不愈切耶

胡意城藕花書屋詩存跋 丁亥

胡意城先生早以文行知名自登賢書計偕入都補教習數年未及授官而沒生平詩卷甚富沒後多散佚此三卷則徐大令志鼎屈孝廉宗建所釐定者也以先生之才當致身通顯黼黻鴻業乃艱於一第求升斗之祿不可得卒至賣志以沒惜哉顧其詩風懷清綺樂府絕句尤有婉約不盡之致以之信今傳後無難焉則一時之窮達又可弗計矣今先生之弟北窗明經將校以付梓屬予爲跋爰識數語於後

生齋文稿卷之六

八

生齋文稿卷之六 八

書屈芥舟手鈔人範後

嗚呼此吾邑屈芥舟先生手鈔之書也予從先生借此書在今年正月時先生已病蕭衣冠攜此書至予家予悚惕不安者久之先生之病爲疽發右輔醫者謂憂勞所致衰年尤難治顧先生夷然不自恤猶借予楊園未刻稿手錄之居家執瑣事勞苦故舊視疾者來猶親自款接不少懈予私竊憂念先生衰老且病而刻苦若此其何以堪旣而予客盛澤不復見先生聞先生病且劇則愈益憂之而予校錄此書以患咯血

生齋文稿卷之六

九

遷延至七月始畢將以歸時還諸先生而先生沒矣悲哉此書名人範乍浦蔣大始先生所著蔣先生於先生爲丈人行先生少時嘗親炙其言論風采得其學行最詳時時爲予輩道之蔣先生以方嚴見憚於人沒後所著書漸佚雖以是編極精要而人莫能舉其名或知之而漠然不以爲意且加詆譏焉先生獨晨書暝寫字畫端楷竟其卷無一筆苟且何好善之篤耶先生恂恂响响不爲崖異之行鄉黨親族施報之節周密無欠缺其接人和易雖遇後生小子必辭

巽而禮恭以故人多昵就之邑中無賢愚皆稱之爲善人顧先生於辭受大節無所苟而公是公非之不容混者亦不肯稍貶徇蓋得力於師友之見聞者深矣嗟乎吾邑自蔣先生沒後士風日就澆薄其卑者溺於科舉旣不復以讀書砥行爲事而辭章之徒爭逐聲利習爲誕欺尤足以汨人情志而潰名教之坊數十年來此唱彼和浸淫成俗士多薄行檢而獵浮辭以才華相矜詡者日益衆而先輩淳厚質慤之風蕩焉無餘矣賴先生在爲之哀集遺書而傳述其嘉

生齋文稿卷之六

十

言懿行使一二有志於學者猶得聞風興起以冀復古之有日而今亦不可得也嗚呼此尤予之所深悲也憶正月申先生至予家諄諄言楊園未刻稿當擇其尤者付諸梓而屬予摘錄其篇目臨行予送之出大門揖而別猶執杖返顧訂再見之期而孰知竟成永訣也耶自今以後予欲訪求先輩遺書將焉往楊園之文將誰爲刊布而老成典刑又將何所賴以存耶予親受此書於先生今不獲歸諸先生之手而徒以付其後人嗚呼其能使予無悲也耶

書亡兒遺稿後

嗚呼此吾兒金彪遺稿也兒數年來默默用力於無形之中固非求人知也而予則烏忍沒之檢其篋中得所爲讀書隨記及日記共刪存一百四十九條而又擇書簡之可存者附之彙爲一卷以識兒平日爲學梗概覽者可以知其志矣以予羸疾之軀旦暮不自保謂兒在則他日可以繼予之志予所有文字將俟兒編輯以傳而今乃予爲之定遺稿也悲夫

生齋文稿卷之六

十一

而今以予爲之定遺稿也悲夫

可以繼予之志予所有文字將俟兒編輯以傳

矣以予羸疾之軀旦暮不自保謂兒在則他日

一守以繼其平日爲學梗概覽者可以知其志

百四十九條而又擇書簡之可存者附之彙爲

一卷以識其平日爲學梗概覽者可以知其志

矣以予羸疾之軀旦暮不自保謂兒在則他日

可以繼予之志予所有文字將俟兒編輯以傳

書亡兒遺稿後

除夕自箴 丙戌

今夕何夕歲聿云除萬物改觀各易其故況吾  
一身積習難返及今不除後悔已晚微惡顯過  
吾心自知隱忍苟容實爲自欺天地鑒汝鬼神  
臨汝汝何夢夢不自刻苦萌蘖雖小將成崇柯  
涓涓之流溢爲江河察之必嚴除之務力靡大  
靡小主一無適克治變化慎終如初日月易邁  
懷此居諸

生齋文稿卷之六

十三

密箴 庚寅

天地之化蓄久斯出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闡然  
自修言動無失蠖屈龍潛深沈靜謐氣斂勿揚  
心專勿軼鬼神莫知帝天可質謹幾慎微終始  
如一

虛箴

山上有澤虛而能容離明繼照在虛其中君子  
體道宅心淵沖居敬窮理交致其功湛然本體  
廓然大公有己必克惟善是從表裏瑩徹資之  
不窮

生齋文稿卷之六

十四

裕箴

詩刺褊心易懲壯往優而柔之心平量廣物理  
自然一消一長躁進忿爭徒增勞攘維彼哲人  
胸懷浩蕩含章可貞理順無枉寬居仁行讀書  
培養

慎箴

羣居防口獨坐防心乾乾惕若動罔不欽曾子  
三省程子四箴念釋在茲履薄臨深上帝降監  
福善禍淫幾微不審凶咎相尋戒之懷之無愧

影念

子前作密箴義未完備閑中思索更以  
近時所見續成之既又推原用功次序  
以爲密不可以驟幾惟不言而存諸心  
庶幾積久自得則默字之義爲要然妄  
念未除浮動之氣或乘之何以能默是  
不可不先求其息也而其原總在乎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故以惕字終焉嗚呼  
虛見非難實修爲難自今以往尙其力  
行此四字以漸近乎聖賢之域毋自棄  
生齋文稿卷之六 五

毋自畫也

密箴

造化之妙貞下起元洗心退藏聖功是虔玉蘊  
於石珠韜於淵龍潛蠖屈物理皆然君子體之  
神明內完衣錦尙綱資深居安氣斂彌下心凝  
愈專本體湛寂隨時返觀思慮未起覩聞悉捐  
收攝保任如參在前無聲無臭命之自天

默箴

乾知坤能實惟簡易體諸一心包涵天地進修  
有期下學人事讀聖賢書因文求意潛玩力行



冬至日自箴 辛卯

冬至之日儼若有思一陽來復靜以養之正容  
息慮淡漠无爲對越上帝肅承嚴師起居食息  
動罔不祇藏於深淵朕兆莫窺未發氣象元默  
冲夷是攝是保朋來有期夙夜念哉日監在茲

生齋文稿卷之六

七



東皇最嚴最壯期來齊懋夙夜念結自盟自誓  
應酬不瀦適然對朕親兆莫窺未發氣象元默  
息慮淡漠无爲對越上帝肅承嚴師起居食息  
動罔不祇藏於深淵朕兆莫窺未發氣象元默  
冲夷是攝是保朋來有期夙夜念哉日監在茲

冬至日自箴 辛卯

靜坐箴 甲午

澄心默坐時儼若對上帝勿忘勿助閒安此方  
寸地藹藹具生機縣縣存夜氣空明似波渟融  
洩如春至其樂莫可名積久愈有味動靜無或  
離斯爲必有事

生齋文稿卷之六

六



續撰真外百集

胸吹春至其樂莫可名積久愈有味動靜無或

寸地藹藹具生機縣縣存夜氣空明似波渟融

洩如春至其樂莫可名積久愈有味動靜無或

續坐效 甲午

黃忠端公石像贊 并序 丁亥

明漳浦黃公當懷宗時以直言被謫嘗講學餘杭之洞霄宮宮故有二賢祠祀宋李忠定朱文公後人以公祔祀爲三賢祠顧李朱二公皆有塑像而公無之友人時慎子司訓餘杭乃購公遺像屬善手塑之於祠復模勒上石陷諸祠壁而以搨本見貽予再三瞻仰覺公之生氣凜凜猶存也嗟乎前明至光熹之際國事敗壞極矣懷宗苟能培植善類專一而信使之猶可以幹蠱用譽而乃逞其私智刑賞乖舛執政者復以誅鋤異己爲能遂使疆場之事潰敗決裂而不可支何其悖也如公者豈非忠清鯁直之士哉而一疏再疏屢遭譴責甚至斥之爲偏爲僞必摧折挫辱之而後快嗚呼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此明社之所以屋也明亡後公轉徙衢歙閒經營勞悴卒以身殉可謂遂其志矣迨我

朝褒忠重道

高廟賜諡忠端

皇上復以公從祀

文廟曠代之恩賁及泉壤有志者庶幾聞風而



